

男人累 女人泪

赵海波 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

男人累 女人哭

赵海波 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人累女人泪 / 赵海波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10.8

ISBN 978-7-5360-6025-8

I. ①男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7932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 欧阳衡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装帧设计: 张红霞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

(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)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
印 张 18.25 1插页

字 数 370,000字
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4,000册

定 价 3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上部
/
1

中部
/
81

下部
/
133

男人累 女人累 一个累

上部



1

南方之南。

七月流火。南方的太阳仍如一个早产的婴儿，早早探出头来，粉嫩的脸高高挂在树梢上。

西瓜地一望无际。李浩宇如同躺在母亲温暖怀抱里的孩子，睡得正香。他的呼吸忽长忽短，时粗时细，在冒着热气的夜里流浪。在夜里，在飘着几颗星光的夜的深处，李浩宇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鸟——一只刚刚逃离樊笼的鸟儿，肆意翱翔，一会上穿云层，一会下吻海面，无拘无束，自由飞翔。

夜不长。李浩宇一觉就把夜色给睡穿了。黎明时分，一缕阳光穿过破损的草帽，将李浩宇从梦境里牵了回来。李浩宇醒了，他睁开双眼，将草帽放到一边，然后用粘着泥土的手指揉了揉眼睛。李浩宇是醒了，但还没有完全清醒。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，李浩宇坐起来，眺望远处，太阳红彤彤、肥嘟嘟的，挂在西瓜地尽头的山顶上。

饥饿如同疯狂的潮水，将李浩宇高高卷起，又重重地摔下，李浩宇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。昨天晚上李浩宇没有吃饭。所谓饭，就是番薯片伴米粥，他们家每天都吃这些东西，一日三餐都这样。红江公社红江大队的人都吃这种饭。

李浩宇环顾四周，他身边躺着一个特大的西瓜。李浩宇侧过身子，摘下西瓜，从裤袋里取出一把小刀，使劲插入西瓜的心脏，将西瓜剖开两半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估计有七八斤重的西瓜，几分钟就被李浩宇消灭了。

2

刚到家门口，父亲李培恩正从屋子出来。父亲是一名赤脚医生，他每天都去大队卫生所上班，卫生所只有一个人，李浩宇的父亲既是医生，也是护士，他既给人看病，也负责打针。村里人都很嫉妒李浩宇的父亲，之所以嫉妒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个是李浩宇父亲在卫生所上班很轻松，不用遭受日晒雨淋之苦，每天上班八个小时，工分计 12 分；另一个是李浩宇的父亲每天都可以看女人的屁股，不仅可以看，而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摸，全大队女人的屁股，他基本上都看了、摸了。父亲当赤脚医生

已经有五年时间。1970年大队派他去县医院学习半年，回来后一直在卫生所当医生。

你昨晚怎么不回来睡觉？父亲问。

父亲这么一问，李浩宇心里踏实多了，看来，父亲对昨天的事情并不知情。

去外婆家了。李浩宇回答说。

外婆家也属于红江公社的管辖范围，但和李浩宇家不同一个大队，它属于居侯大队。外婆家与李浩宇家相距10里路，步行一个小时，李浩宇经常在红江大队与居侯大队之间往返。如果在红江大队闯祸或不高兴了，李浩宇就去外婆家，找许春梅。李浩宇的表姐许春梅是个懂事的漂亮姑娘，她大李浩宇4岁，她小学没有读完就离开学校。表姐经常带李浩宇去放牛、游泳。

父亲听说李浩宇去外婆家，没有再问什么。

父亲走后，李浩宇很纳闷，难道寡妇没有向父亲告状？

昨天中午，李浩宇去村口的公厕，一不留神，误入了女厕所。周翠莲正在穿裤子，她将衣服撩起来，用下巴夹住，双手在系裤带，她没有看到李浩宇。但李浩宇却清楚地看到她那隆起的肚子。这样的高度，可能已经五六个月了。李浩宇从女厕所门口退出来，赶紧躲到男厕里，等待周翠莲走出来，李浩宇想再仔细观察一下周翠莲。

没多久，周翠莲从女厕出来，她肥胖的身子裹在米黄色的老式衬衣里。她缓慢地迈着八字步。以前母亲怀五弟五六个月时走路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李浩宇判断这寡妇怀孕也应该有五六个月了。

李浩宇的父亲进周翠莲家，那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儿。海南西部有个习惯：女人死了男人，在改嫁以前，男人都可以到她家，和她交朋友，并且同房。生下的孩子，既可以给男方带走，也可以留在女方家，直至长大后，再由男方家认回来。李浩宇的父母一直希望生个女孩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在生完小弟后，李浩宇们家已经有五个兄弟了。正因为这样，母亲对父亲进寡妇家，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村里的人大都如此，男人进哪个寡妇家，女人基本上不管。若处理得好的，寡妇还可以与男人的老婆称姐道妹，在一起交流生孩子的经验。

李浩宇的兄弟希望母亲能给他们生个妹妹，但母亲年纪大了，就是想生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李浩宇很希望自己能有个妹妹，也知道父亲和寡妇有一腿，但却憎恨寡妇。整一下午，李浩宇都埋伏在周翠莲家附近，等待机会。傍晚时分，周翠莲从屋子出来，在自家的庭院里晒番薯。李浩宇悄然走近她家牛栏，她正在跪着拨匀番薯干。李浩宇差不多靠近牛栏时，她抬起头来，看见李浩宇，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容。周翠莲正准备开口说什么，李浩宇突然拉开弹弓，对准她那隆起的肚子，将小石块从弹弓飞射出去。拉弹弓时，李浩宇的手动了一下，令小石块偏离了目标，击中了她的眼角。她“啊”了一声，下意识地用手捂住眼睛。趁她捂住眼睛的一刹那，李浩宇又从裤兜

里取出一块小石子，对准她的肚子，将弹弓拉到极致。这回，小石子很听话，飞似的冲向她的肚子。李浩宇来不及看清她的反应，拔腿就跑。

3

早上李浩宇很晚才起床，学校基本上处于停课状态。李浩宇上初中一年级已半年多，却只上过几周课，其余时间大部分都在劳动——今天砍甘蔗，明天割稻子，后天种西瓜。他每天基本上都在学校的小农场忙乎着。当然，有些时候，李浩宇偷懒在家睡大觉，或者和钟德富、符志强到处瞎逛，早上离开家，三更半夜才回家。有时候，他整一个晚上都在外面。总之，李浩宇没有闲着，甚至比父母还忙。

这一周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贡献 20 块土砖。今年八号台风，将学校的课室摧残得面目全非，到处是残垣断瓦。钟德富他们住的宿舍是茅草房，重新修葺比较容易。台风过后一个月，那一排学生宿舍就恢复了原貌，而课室是砖瓦房，重新修建比较困难，学校没有钱，建课室的材料全都由学生负责。所以，几个月过去了，课室还是台风肆虐之后的样子。

已经是星期四了，李浩宇才捡了 5 块土砖，离学校的要求还差 15 块。李浩宇琢磨着，去哪里弄到这么多土砖。大哥的砖瓦厂在酸梅大队，离家 6 公里，如果近一点，李浩宇还可以叫大哥帮忙。看来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李浩宇还是自个想办法。

晚饭时，母亲从厨房把饭端出来，李浩宇揭开锅盖，发现只有半锅粥。

妈妈，今天怎么这么少饭？平时都是煮满满的一锅饭。李浩宇几个兄弟每人要吃五六碗。李浩宇不解地问母亲。

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兄弟每餐每人只能吃两碗。母亲将叠在一起的饭碗一个一个地摆开，头也不抬，说道。

为什么，妈妈？

小宇，家只剩下半桶米了，离收割还有几个月呢。母亲用饭勺舀粥，不一会，桌上的碗全盛满了粥。

李浩宇端起一碗，咕噜咕噜几下，碗里的粥很快被喝光了。李浩宇把碗拿进厨房。

你不吃了？母亲问。

李浩宇答道，吃，还要吃。

李浩宇将小碗放进木桶里，从灶台上拿起一个大铁碗。

妈妈，我还有一碗。说着，他自个盛满一碗粥。

母亲没有吭声。父亲喝了一碗，就把碗筷放下，走进屋子。母亲见状，也只吃一

碗，顺手将父亲的碗筷一起收拾起来。李浩宇几兄弟一声不吭地埋头喝粥。

饭后，天还没有黑，李浩宇从父亲的床上拿来父亲的宝贝——一本厚厚的已经皱了几个角的《赤脚医生手册》，坐在方凳上认真地看起来。

小宇，平时不要那么贪玩，有空看看那本医学书，长大后争取当一名赤脚医生。父亲平时经常对李浩宇说同一句话。在几个兄弟中，李浩宇个子长得最瘦，体质也最差，父亲希望李浩宇有朝一日，能继承他的事业。这是父亲对李浩宇的最大愿望。

平时有空的时候，父亲还教李浩宇打针。有一次他给母亲打针——母亲患有风湿病，经常要打针。他非常熟练地指着母亲的盆骨，用三个手指按着。他说，第三个手指的位置就是扎针的部位，左手用棉签沾上酒精轻轻地擦那个位置，左手的无名指顶着母亲的屁股，针头轻轻就扎进去了。针水差不多打完了，母亲还认为父亲还没有开始打针。可见，父亲打针的技术有多高。

每次看《赤脚医生手册》，李浩宇都很自然地翻到394页。那是关于医治风湿病的篇章。

母亲生了李浩宇大哥后，就染上了风湿病。这种病，像一条疯狗，紧紧地咬住李浩宇的母亲不放。特别是冬天，母亲的双腿麻得不行，严重的时候，甚至下不了床。父亲天天为村里的人医治各种疾病，但对李浩宇母亲的病却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虽然经常给李浩宇母亲打针，但好不了几天，又犯了。难道没有一种特效药根治母亲的老毛病吗？李浩宇想是有的，只是家里没钱，父亲从未带母亲去县医院诊治，县城的医院应该是很大的。李浩宇没有去过那地方，但李浩宇想应该有很多医生比父亲高明，也肯定有很多药物是大队卫生所没有的。这么多年来，父亲从未想过要带母亲去县医院，母亲也从未提出这方面的要求，因此母亲的风湿病一年比一年严重。

没看几页纸，天就黑了下來。家里没有电灯，煤油灯也是关键时候才点亮，李浩宇点煤油灯来看书是件奢侈的事情。李浩宇合上书，将书放回父亲床上。

那15块土砖令李浩宇心烦。李浩宇躺在铺满稻草的牛车上。夏天，李浩宇经常在牛车上睡。海南的夏日热得不行，空气干巴巴的，连风也是携带着火苗。大热天在屋子睡，尽管脱光衣服，身上的汗水仍然流个不停，草席上黑一块黄一块的。黑的部分是被汗水浸出来的，黄的部位是因为草席太陈旧了。李浩宇长这么大，印象中似乎没有换过席子。李浩宇和几个兄弟睡的草席，比李浩宇的年龄还大，至于大多少，李浩宇从没有问过。李浩宇不关心草席，因为即使没有草席，李浩宇也可以睡木板或者牛车。在李浩宇的生活里，草席不算什么东西，它可有可无。

李浩宇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几只蚊子飞来飞去，一会儿咬他的手，一会儿叮他的鼻子。它们挥舞着细小的翅膀，围着李浩宇乱喊、乱叮。李浩宇弄不明白，那么细小的东西，却发出如此大的声音。如果人也和蚊子一样，按大小比例，人发出的声音，估计和采石场打炮没有什么两样。那样的话，二叔的小舅子就不用在大队广播室里猛叫

社员同志们、社员同志们……二叔的小舅子是大队广播员，有什么重要的通知，都由他来宣布。公社放映队到村里来放电影，也是由他通知的。大队放电影，他是第一个知道的，而他的外甥，也就是李浩宇的堂弟，当然就是第二个知道的。因为堂弟会第一时间告诉李浩宇，所以，李浩宇就第三个知道。大队放电影，对李浩宇来说，对全大队的社员来说，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
几只臭蚊子把李浩宇揪醒时，家里人全都睡着了。红江大队的社员同志们个个都很早睡觉。有一次李浩宇和钟德富、符志强到村口的坟地埋番薯。所谓埋番薯，就是用土块垒成一个窑，用火把窑烧热，然后把番薯放进去，再把土窑砸碎，把番薯埋住，过了一会，把番薯挖出来，热气腾腾的番薯，香喷喷的，非常可口。那次埋番薯时，李浩宇问钟德富和符志强，为什么红江公社每家每户都有五六个兄弟姐妹，甚至多的还不止这个数。钟德富说，社员同志们晚上很早就上床睡觉了，兄弟姐妹自然就多。就这样？李浩宇没有听懂钟德富的话。符志强嘴里正吃着番薯，他说，一上床就干那事，兄弟姐妹不多都难。李浩宇还是听不明白，他们骂李浩宇是蠢猪。然后再跟李浩宇解释。李浩宇终于明白，李浩宇第一次听到操××这个词。钟德富强调说，男的今年操女人的××，女人明年就从××里生出一个崽来，就这么简单，蠢猪！

李浩宇从牛车上爬下来，到水缸舀一瓢水，用双手拂手洗脸，然后用手臂擦脸，左手一下，右手一下，脸就擦干了。

李浩宇走到墙角，把两个箩筐提出来，又摸黑找扁担。李浩宇将箩筐提到牛车旁边，从牛车里取一些稻草放在箩筐里，挑起箩筐离开家。

李浩宇已经选好地点，村东头的大队书记家正在盖瓦房。当官的就是有钱，全村都住破瓦房，还有很多人住茅草房，比如李浩宇家。李浩宇还上小学的时候，二叔结婚后，李浩宇家就从二叔家搬出来，二叔给李浩宇家补了两千元，父亲就用这两千元盖起现在的茅草房，一住就是五六年。每当刮风下雨，全家总是战战兢兢，唯恐茅草房被风刮走。

村里一片漆黑，路上全是泥巴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泥坑里，或者碰到地雷（牛屎）。走到书记家，李浩宇脚上满是泥巴，也有可能是牛屎，李浩宇分不清。李浩宇赤着脚，踩到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，李浩宇已经习惯了，社员同志们也都习惯了。

李浩宇把箩筐放在书记家旁边的拐角处，然后轻手轻脚去搬土砖。李浩宇一次搬5块，前后往返了三次。李浩宇将15块土砖分放在两个箩筐，然后用稻草遮住，终于，大功告成。

李浩宇挑土砖到校门口，肩膀痛得厉害。李浩宇坐在校门口的一棵苦楝树下歇凉。中午的太阳真是狠毒，好像要把地上的东西烤干似的。李浩宇用草帽不停地煽风，汗水把身上的衣服都弄湿了。李浩宇用左手摸了摸肩膀，肩膀被那根扁担磨红了，李浩宇在手掌上吐口唾沫，又用手掌轻轻擦了红肿的肩膀。

李浩宇！王秀芳从女生宿舍走来，差不多到李浩宇身旁，李浩宇才发现。此时，李浩宇的目光落在苦楝树上。有一根枝丫成明显的八字，很适合做弹弓，李浩宇正在想着如何把它摘下来，根本没有注意她的出现。

王秀芳和李浩宇的表姐同一个村。红江大队以外的学生基本上都住校。校门口的左侧那排茅草房是男生宿舍，右侧那排是女生宿舍。李浩宇经常去男生宿舍找钟德富玩，但却从未去过女生宿舍。对男生来说，那里是个禁地，但钟德富去过那里。他之所以有机会去女生宿舍，是因为他姐姐住在那。有一次他去看他姐姐。那天他姐姐不在，他推开木门时，里面的女生大多穿着底裤，裸露着上身，就像男生一样，不同的是，她们只是在宿舍里头才敢裸露上身。

那奶子真是好看！

钟德富给李浩宇和符志强说观后感。他说这话时，舌头不停地在嘴唇边动来动去。如果给我咬一口该多好啊！他又补充了一句。

钟德富真是幸福！李浩宇和符志强都十分羡慕。符志强说，德富，以后去女生宿舍找你大姐，把我和李浩宇也带去，我们也想看看那些奶子。李浩宇没有吭声，但心里一直想着，女人的奶子长什么样子？钟德富像是知道李浩宇在想什么。他说，那些奶子活蹦乱跳的，就像鸽子一样。李浩宇不明白，奶子怎么可能像鸽子？如果这样，李浩宇天天都可以看奶子了，因为李浩宇家养了两只鸽子，一只白色，一只黑色。钟德富骂李浩宇蠢。他说，李浩宇是说她们走起路来，奶子不停地乱跳，你说像不像鸽子？符志强附和着说，像、像、像！李浩宇也一知半解地点点头。

李浩宇，我来帮你挑。王秀芳拿起扁担，将扁担压在肩上。李浩宇跟在她后面，向教室走去。

全班 52 个同学，就差李浩宇一个没交土砖了。班长吴小凡见李浩宇这么晚才来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对他瞪白眼。李浩宇不敢正眼看她。

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除了腌制的西瓜皮、干羹，还有一个鸡蛋。五弟看见桌上有鸡蛋，眼睛一亮，眼疾手快地将鸡蛋拿起来，迅速剥开蛋壳。这时，母亲从厨房出来，看见五弟手里拿着鸡蛋，厉声道，老五，这不是你的！赶快放下！五弟手里拿着鸡蛋，静静地站在那，一动不动的。他问，为什么二哥有，我没有？母亲准备取回鸡蛋，五弟将手移开，不让母亲拿走鸡蛋，母亲说，今天是你二哥的生日，五弟一听，嘴里咬了一口鸡蛋，然后将剩下的半个鸡蛋放回碟子里。

如果母亲不说，李浩宇都忘了今天是他13岁的生日。红江大队社员没有过生日的习惯，一般而言，小孩子过生日，家里只准备好一个鸡蛋，有时候是煎鸡蛋，有时将鸡蛋放在饭里一起煮，吕饭时，将鸡蛋埋在饭里，谁吃到鸡蛋就是谁过生日。李浩宇家没有食用油，一般都是放在饭里煮。去年李浩宇吃的鸡蛋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每逢李浩宇过生日，父亲都要跟他说一番话。去年李浩宇过生日时，父亲要求他要认真谈《赤脚医生手册》，将来争取当一名赤脚医生。父亲对李浩宇的要求似乎比其他几个兄弟要高一些。李浩宇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出生时像个西瓜那么胖，长大后却瘦得像一根竹子那么细，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。其实，李浩宇虽然瘦小，但体质不差，而且经常游泳，据说对身体很有好处，几个兄弟的游泳水平都不如他，这是他值得自豪的地方。另外，李浩宇挑东西也不比他们少，他们能挑100斤，他也能挑50公斤。体力也不逊于他人，不管怎么说，父亲的话他还是要听的，至于做方面，可以打折扣。况且，如果真是当了赤脚医生，就不用整天干农活，李浩宇特别最讨厌也最害怕插秧、脱稻谷。

不知道李浩宇今年过生日，父亲会说些什么话。其实，父亲在小孩生日当天说的话，不仅是给过生日的孩子听，其他人也要听，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。

做一个男人要有责任！这是父亲说的第一句话。这句话显得很大，也很空。李浩宇问，爸爸，你能否讲具体一点？

具体讲吧，父亲说，第一，保证锅里的米不断；第二，保证灶膛里的火不灭！父亲说得有点玄，听起来如坠五里云雾。

保证锅里的米不断，父亲进一步作了说明，就是说，一个男人要不断去寻找米，确保家里的老婆、孩子有饭吃，不饿肚子，第二方面也是这个意思，有米下锅，没有柴火烧也不行。所以，男人的责任主要是做好两件事，其他方面都显得很次要了。民以食为天，吃饭大过天。

番薯伴米粥？父亲一听，有些来火了。他说，你还不满意呀？有多少人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你没听说，12队的社员已经有好几户人家外出讨饭了，知道吗？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！

我羡慕城里人！李浩宇轻轻地说，好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好像是说给父亲听。

父亲被他这句话激怒了。他大声说，你羡慕城里人！那你先去死，然后再投胎，说不定有机会当城里人，可以吃商品粮，长大后可以当工人，工作轻松舒服，每月都有工资拿！

几个兄弟没有人再吭声。父亲站起来，说，你们几个兔崽子给我记住，在红江大队，我们家的日子算可以了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别指望天天吃干饭，那是城里人的活法，我们村人的活法就是餐餐西瓜皮、干羹送番薯伴米粥！

7

小宇，明天你和你三弟去收菜。晚上，母亲就给我们兄弟分配任务。

天刚亮，李浩宇和三弟各挑两个箩筐，往菜地走去。

那片菜地共有5畦，其中3畦蔬菜已经成熟。按照母亲的要求，砍下的蔬菜，叶子有些苦的由三哥挑回家，给家里吃，其余由李浩宇挑去公社卖给公社食堂。

这么好的菜，每斤应该可以卖到8分钱，三哥走之前，给李浩宇交待道。

上个月的价格是每斤5分钱，李浩宇回答说。

行吧，你看着办吧，尽量跟他们讲价，卖不到8分，6分7分也可以。三弟从没有去公社卖过菜，每斤5分钱的菜价也是李浩宇告诉他的。

公社食堂的负责人是吴小凡的舅舅梁敏，李浩宇每次挑菜去卖，都由他过称。他称好后，写个条子。李浩宇凭着他的条子到食堂财务去领钱，几次买卖之后，他们见了面可以聊上几句。

据说你和小凡同班，是吧？

是的，吴小凡是我们的班长。李浩宇回答说。

食堂里就我们两个人。梁敏从食堂办公室提来一杆秤，将称放在李浩宇的菜筐上面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支丰收牌香烟，从里面取出一根递给李浩宇。李浩宇摆摆手，表示不抽烟。梁敏将烟叼在嘴里，划了一根火柴，火柴载着火苗，将他叼在嘴里的香烟点着。

浩宇，今天的蔬菜很好，我给你一毛钱一斤。

什么？李浩宇心里很高兴。

李浩宇到公社卖菜差不多有一年时间，即使碰到台风影响，再好的菜最多卖到8

分钱一斤，从来没有卖到一毛钱一斤。今天梁敏的举动很不正常。

梁敏过秤，总共 50 斤。如果每斤按 5 分钱计算，应该得 2.5 元。李浩宇一下子就算出自己该拿多少钱。

梁敏把称放下，对李浩宇说，最近老刮台风，家里的菜都吃光了，反正你该拿的钱我不会少给你，说着，拉李浩宇进办公室，给李浩宇写收据。李浩宇看收据，上面写的是 40 斤，每斤一毛钱，梁敏看李浩宇疑惑不解，解释说，这样算，你总共多拿了 1.5 元，明白吗？

李浩宇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急忙点头。

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。今后你种的菜，全部拿来这里，我负责购买！梁敏又说道。李浩宇弓下腰，收拾箩筐。

李浩宇刚走出食堂门口，看见吴小凡走来，她手里提着一个菜篮子，头抬着高高的，像个傲慢的公主，昂首挺胸，对李浩宇视而不见，他们就这样擦肩而过，谁都不理谁。

8

半夜，李浩宇被母亲唤醒。小宇，起床了。大队放电影！母亲推他时，李浩宇还迷迷糊糊的，一听到电影，李浩宇霍地坐起来，三下五除二，一下子就穿好了衣服。

公社放映队巡回放映，放映员有两个人，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部牛车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个晚上放场，第一场是晚饭后，第二场则是半夜，不管是第一场还是第二场，只要有电影看，整条村都沸腾起来，特别是小孩，看一场电影比过年还激动。有时候，为了看一场电影，李浩宇和伙伴甚至游泳去邻近的昌江县看，为了观看一场电影，他们可以不辞劳苦。

社员同志们，社员同志们，赶快起床了！现在公社放映队来我村放电影——革命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。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社员同志们赶快去大队打谷场！请社员同志们马上去大队打谷场！李浩宇几个兄弟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路上，差不多到打谷场，二叔的小舅子在大队广播站高声喊叫。

打谷场边上已经架起高高的银幕，场上人山人海，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都汇集在打谷场上。对社员同志们来说，看电影是一场奢侈的盛宴！

上个月，昌江县大风糖厂放映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得到消息后，李浩宇和钟德富、符志强决定渡江去看。红江大队与大风糖厂只隔一条红江。这条江可能有李浩宇家到菜地那么远的距离，雨季的时候，整条江全是水，这个时候，谁都不敢贸然下水。同村的一个社员，曾经独自游泳过江，还没游一半，脚抽筋，被水淹死了，几天之后，

才在下游的四更大队找到尸体，雨季过后，红江的水很少，估计只有几百米，凭着咱们几个人的游泳技术，几百米的水域，我们可以轻松地游过去，而且还是用一只手游，因为另一只手举着衣服。他最大的能耐可能就是游泳了。

大队放电影，李浩宇经常和钟德富、符志强坐在一起。有时候，钟德富从学校搬来一张长凳，有时李浩宇和符志强多带一张方凳。总之，他们三个经常形影不离，在打谷场上，在有电影的夜晚。

钟德富的凳子摆放在电影机前面的中间位置，他先找到李浩宇，他们又一起去找符志强，这样，三个人坐在钟德富的凳子上。他们刚坐好没多久，王秀芳拍了他的肩膀，她没有凳子坐，李浩宇向里面挪动一下，给她空出一个位置来。王秀芳的左手紧紧挨着他的右手，在观看电影过程中，他们的两只手，经常碰到一起。在李铁梅唱到“我家的表叔，数不清……”时，李浩宇的右手抓住她的左手，就这么抓着，就这么紧紧抓着。他没有看她，她也没有看他，但他们的手紧紧地会意地握在一起。最后，他们的手都握出汗来。

9

公社放映队的放映线路先后分别是玉雄、红江、居侯大队。也就是说，《红灯记》的下站是外婆家。钟德富建议，第二天他们一起去居侯大队。

中午，太阳特别猛，眼睛不能完全睁开。从红江大队到居侯大队，要经过一座小山，还有西瓜地、蔗林。经过山坳时，空气几乎凝固了，呼吸都有些困难，出了小山，他们闪进甘蔗林深处，看了周围，四处无人，动作麻利地折下几根甘蔗，头尾去掉，坐下啃甘蔗。

我和你表姐是小学同学。钟德富说。

是吗？李浩宇说，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。

我们一直同班，直到你表姐离开学校。钟德富说，我们经常一起放牛、游泳、拔草、插秧。对了，我们还同一个生产队。谈起李浩宇表姐，钟德富显得很激动。李浩宇在旁边坐着，静静地听钟德富说话。

很可惜，你表姐只读到四年级，到五年级，她就不来上学了。钟德富说着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母亲曾经告诉李浩宇，很多年以前，他姨父突然离家出走，从此杳无音讯。不知是死是活，姨妈一直等着，据说姨妈到派出所报案。几年来，也没查个水落石出。姨

了之，但姨父从此失踪了。

晚上，钟德富从家里搬了一张长凳子，他们三个人坐在一起，钟德富很健谈，他和表姐经常交头接耳，无拘无束，就像我和王秀芳在一起一样。钟德富经常把表姐逗笑了。有时候，表姐甚至笑得前仰后翻。显然，他们很熟，而且表姐和钟德富在一起感到很开心。

电影散场后，钟德富先送李浩宇和表姐回家，然后才回他家。每次回外婆家，李浩宇基本上都在表姐家住，他感到表姐很亲近，甚至有一种依恋的感觉。表姐也很疼爱他，和表姐在一起，不管是放牛，还是游泳，她总是显得很开心，而他也觉得很快乐。如果一个月不见面，他们都会很想念对方。

第二天，表姐带李浩宇去放牛。她先骑上牛背，然后用手把他拉上去，让他坐在她后面。牛跑的时候，他会紧紧地搂住她。他的双手环抱着。她有时候用手抚摸李浩宇放在腰部上的双手，他们将牛赶到坡堤上吃草，然后去游泳或者捉水塘捉鱼虾。

小宇，我们去游泳吧！在草地上坐了一会，表姐提议去游泳。

山坡下有一条小河，它沿着山脚静静地流。这条小河不是很宽，也不是很深。不知道它源自何处，但有人知道它最后流入红江。它有几个名字——酸梅大队叫它梅河，居侯大队称之为窑水。

表姐脱掉长衣长裤，将衣服放在草帽上。小宇，脱衣服吧。说着，表姐过来帮他脱衣服，并将衣服也放进帽子里。

表姐拉着李浩宇的手，向河水走去。

表姐是李浩宇见过最漂亮的女人，她甚至比吴小凡还漂亮。如果她的皮肤不是太黑，准是个十全十美的大美女。

游了几个来回，他们在岸边休息。李浩宇坐着，表姐躺着。她的胸部挺得高高的，湿漉漉的衣服底下是两个丰饱的奶子。李浩宇突然想起钟德富见过女人的奶子之后说过的那些话。表姐的胸部一起一伏，李浩宇双眼盯着隆起的地方，两个黑点紧贴着衣服，李浩宇知道，那是奶头。以前，李浩宇和表姐在一起，没有什么性别概念，甚至昨天晚上，他们还在一起睡。每次来外婆家，表姐都要叫李浩宇和她睡一起。天气冷的时候，她会把他抱住，那些软酥酥的东西靠着他，但他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。可是今天，眼前的表姐，如同一朵出水芙蓉，弄得李浩宇心里发痒，心跳加速，李浩宇真想伸手过去摸一摸她的胸部，但是他不敢。李浩宇想，我如果把手伸过去，表姐会有什么反应？她会不会骂我，甚至给我一巴掌。李浩宇又想，其实，我再怎么做，表姐也一定不会骂我，更不用说打我。

小宇，你在想什么？表姐突然侧过身来，问道。

表姐侧身时，胸前的衣服离开了胸部，从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奶子。李浩宇看了一下，急忙将目光移向远处。没想什么！李浩宇回答说。

小宇，你是不是想摸我？表姐将身子往前移动，离李浩宇更近了。

李浩宇没有吭声。表姐又说，小宇，其实我也想有人摸我，姐长这么大，还没有被男人摸过，我妈像我这么大，已经嫁给我爸了。

姐，你可以嫁人呀！李浩宇说。

我这辈子不想嫁人了，我要陪我妈，我要是嫁人了，我妈就没人照顾了。表姐说。

表姐将头扭过去，仰躺着。小宇，你摸吧，如果你想摸的话，但不要太用力。表姐说。

李浩宇挨过去，将手轻轻放在表姐的胸前，轻抚着她起伏的奶子，心里是什么感觉，李浩宇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在李浩宇抚摸时，表姐闭上嘴唇轻轻地蠕动，全身似乎在发抖。

10

李浩宇喜欢吃西瓜，喜欢在西瓜地里漫步，喜欢躺在尽是绿色的西瓜地上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李浩宇与西瓜地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。

李浩宇在西瓜地里降生。这是母亲告诉他的。

那是一个傍晚，那是一个有阳光又有雨水的矛盾天气，母亲怀李浩宇九个月了，离预产期有10天时间。在乡下，女人在分娩前，都会像一般女人一样，照例下地劳动。那天，他母亲和12队的社员一起，到西瓜地收西瓜，临近放工时，她肚子一阵剧烈的疼痛。裤子内侧被一片殷红的血染红了，旁边的二婶见状，急忙放下镰刀，扶起母亲，其他妇女纷纷上前，她们将母亲围住，帮母亲脱下裤子。二婶是村里有名的接生婆。其实，在乡下，每个生过孩子的妇女都是接生婆，生育过程的几个程序她们都了如指掌。

母亲的下部流了很多血，粘糊糊的血掉在枯黄的西瓜叶上。母亲花了很大的力气，李浩宇的小脑袋瓜才慢慢露了出来。这时，二婶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，那件沾着汗味的衣裳，裹着他的身子，把他接了出来。没有酒精不要紧，没有剪刀就不好办。二婶急中生智，推开身边的妇女，拿起一把镰刀，如同割西瓜一般，将脐带割断。

小宇，你差点要了妈妈的命！母亲后来跟他说。

母亲生他的时候，已经是第四次生产，按理说，生他时应该是很容易的，他不明白，为什么生他时那么困难。母亲说，你那么大，足足有8斤重，比一个大西瓜还大！他想象着，那么大一个西瓜，从里面出来，是一种怎样的情形。

奶奶听说他母亲又生一个男的，心里有些不快。她说，怎么又是个男的！奶奶重